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勉齋集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楊景猷

勉齋集卷三十九

宋 黄榦 撰

公狀

石門申提領所請截留本錢

榦幺麽小官無足比數適承庫務積年久壞之後雖未交錢事而曠敗之狀已見然區區冐昧未敢辭難者亦以竭力盡瘁守法奉公庶幾仰藉使臺之威風稍能有濟耳近準使帖以前官拖欠煮界格目錢遂截去來年

歲計三百千以補煮界之欠翰聞命恐懼不能自寧已具申懇未蒙允可故敢復布陳之竊見本庫每年歲計所給本錢二千七百貫趂辦息錢八千貫官吏之請給場務之支費又幾二千貫是以一錢而取三分之息也累政之所以敗壞者正以本少息多耳本少息多則造酒必薄私酒必多拍户必逃移官課必虧折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盡得二千七百貫本錢猶不能辦況又截去三百千耶截去三百千固知其不可況翰今之所處

猶有可矜念者每伏月造麴以供煮界之用幹之到庫麴數殊少比之常年已將本錢買麴計三百千矣清酒本錢例得一千二百貫為六月造賣清酒之用幹之到庫卻有兩月發賣清酒本已不復有又將本錢四百千造兩月清酒矣以二者計之無故而坐費七百千則本錢所餘二千貫耳若使之截去三百千則所餘者一千七百貫耳以二千七百貫尚不能辦歲計況又削去其半又何以支吾耶竊念猶賞諸庫所以敗壞者皆生於

上下之情不通監官不卹酒之厚薄必欲拍户之納錢使所不卹本錢之多寡必欲監官之趂辦上下煎熬但見追專知索印紙對移閣俸終歲紛紛而酒課卒不辦𦂳愚庸無似惟知關防滲漏撙省餘費縮水加料使所造之酒於心無愧則拍户不患其拖欠然亦須使所多給本錢然後可辦方欲於清本之外再有陳請况又截去其九分之一耶故敢冒瀆台嚴欲乞盡與支撥使𦂳得以悉力展布庶幾不悮使令石門為酒庫之首其敗

壞不振積有年數使榦勉竭駑鈍是庫久敗而復興則不惟小吏得以逃責而使所亦免追胥之勞以使臺輟三百千特一毫毛耳而庫中解發不虧欠則其為利豈但三百千而已

申提領所乞懲治錢福

榦昨嘗以拍户錢福不赴庫打酒私下多置脚店自造私酒出賣鄉里占據本庫地界四分之一使所痛賜懲治於某月某日承準使所公文已牒嘉興府帖崇德縣

追人根究限十日申經今已半月本縣全不追人卻將本庫解去合干人將潤放令走閃錢福名下某人放令歸家盖緣錢福係是本縣某鄉充役人以本庫拍户為名復與本庫合干人通同公造私酒莫敢誰何多置腳店散在保下一遇鄉民有公事屬錢福保下者輒勒令就所置腳店買酒以此數年遂至富厚每以將仕郎某州司法自稱實一村頑猾小民暴致富厚以此欺嚇愚民而自利耳州縣胥吏多受請囑雖有使所公文亦莫

之行管庫小官無所伸愬委實利害竊念犒賞諸庫赵
辦使所格目如石門一庫最為費力雖有地界百里許
而居民鮮少又多貧乏之家雖有拍户三十人而衰老
貧困每恨賣酒極少獨有錢福所居地名錢林有僧寺
頗大有居民頗衆其地濶狹幾及本庫地界四分之一
其私置拍户幾及本庫三分之一乃為錢福所占遂使
本庫之地界日蹙本庫之拍户日少而息錢不減於舊
日此本庫所以敗壞官吏無所措手而動勤使所之督

廹也夫造賣私酒鄉村豈能盡無至於廣包地界公立拍户挾庫吏之勢而監官莫能察恃保正之力而鄉民莫敢問又金錢買求州縣吏胥而州縣亦莫能較之其視造賣私酒之家潛伏隱奥以規求毫末之利者其罪為大若非使所嚴賜根治則纔出庫門東向南望周回二三十里永為錢福所據是東西兩庫也錢福日厚則石門日貧石門日貧則使所格目日虧此本庫所以不容但已而捨使所無所赴愬也大抵犒賞諸庫之在州

縣一有不得其平仰首而愬之漠然未嘗加省故使所
雖有行移欲爲場務之地而不可得欲望台慈就使所
差人就崇德縣廵尉司守待追人徑赴使所根治庶幾
猾吏有所忌頑民有所憚而敝庫小官亦得以少行其
志矣

申提領所體究烏青庫監官及措置官互申事

榦照得兩人爭競之端盖緣烏青庫敗壞之後息錢重
大張監酒竭力趍辦雖於格目有虧然比之舊年已是

增羡因見王訓武前來措置内懷愧恨見之詞色王訓
武既蒙使所知遇只得竭力向前意謂場務虧欠合干
人必有情弊到庫之初便行根究奮怒之容凛不可犯
以是不能互相容忍以了官事至於紊煩台聽今欲見
其曲直則王訓武申張監酒不合以私身廳子父薛大
中充貼司干預庫事雖未有他罪然不避嫌疑豈得無
過張監酒申王訓武不合親自毆打姚顯至於重傷目
今醫治或可安痊然庫子過犯自有刑憲何必暮夜親

行播撻兩人之曲止於如此若其他所申謂清酒趂錢只解及三分之一其餘未知著落則一分之外皆是本錢每有循環非是情弊謂去年煮酒不應開煮之後旋行醞造則此乃諸庫通例盖煮酒息錢頗多旋以趂息錢復行醞造若非得辦庫分解不如此又謂太平樓賣酒人拖欠酒錢此亦諸庫之常盖賣酒之法非賒不行既曰賒賣則人户取錢多不及數若此之類皆求全之毁溢惡之辭不足根問盖兩人皆將家子孫其勃勃不

平之氣乃其素習若使張監酒自知虧欠息錢既蒙使所委官措置則授之柄而處其下息錢既辦亦已之福王訓武自知彼既不辦使已代之羞愧之情亦人之常則從容和緩而與之處亦何不可今兩人皆以一時之私忿至於紛爭已傷事體况坊場趂辦官錢目今年計未辦人吏恐懼不敢禀事行容疑惑不敢交關此於庫門委有利害欲望使所吏賜戒諭令其和協同辦國課

臨川申提舉司住行賑糶

昨準使司行下本縣措置賑糶事件條畫詳明仰見使
臺布宣上意寛仁厚下懇惻愛民官吏但當鞠躬奉行
不敢稽慢然熟復所行事件有曰隨宜相度則是又欲
諸縣各度事宜不拘文法斡生長閭閻熟知賑糶之利
病詢訪故老具言風俗之便宜故條具申聞照得賑濟
之法實行於大歉之年賑濟之恵必資於官司之米今
本縣去年早禾大熟臨川境内早禾最多晩禾雖被蝗
旱然所在有大歉之處亦有大熟之鄉長短相補亦得

半收早晚禾通計已是七八分成熟自非賑糶年分目今官司所在窘匱其勢不能斥其所有以及民但行文書徒為煩擾故行賑糶之法不若嚴閉糶出界之令一縣之大周圍數百里知縣不能親歷賑糶之法必須付之胥吏付之鄉官付之保正方其抄劄人丁之多少得賂者一户詭而為十户一丁詭而為十丁不得賂者反是其抄劄蓄積之有無則得賂者變殷實為貧乏不得賂者亦反是其置場出糶也富家積粟多者量其所認

以出糶而其餘則閉戶而藏之雖索價十倍官司無以罪之也然善良者循法而不敢違而頑猾者名曰出糶而又實未嘗糶也至中産之家與夫産出税存之人官司例令出米彼既無米可出則其勢必就糴於富家而其費必至於十倍於是始有破家鬻産之患小民之係抄劄給歷頭者或賫歷就糴而富室不糶其不係抄劄無歷頭者則愈無所從糴矣此法一行富室因賑糶而獲利中産以下因賑糶以被害賄賂縱横於胥吏之門

而小民未必均受其惠如此則賑糶之法誠未可輕行也故莫若且嚴出界之禁申閉糶之令米不出界則富人藏粟者不容於不糶上户不閉糶則小民乏食者皆得以就糴也翰近日因行鄉落立定米價併捕到客人販米鄉落人户亦未至乏食所有使臺賑糶事欲乞住行

申撫州辨危教授訴熊祥

本縣照得危教授熊祥之爭起於危教授倚恃官勢白

奪熊祥山地不從遂因其家偶被鼠竊乃欲誣以停藏
之罪庶幾熊祥怕懼自獻其地本縣見其用心不臧欺
凌小民又將陳九鑠縛歐打以致病患饑餓遂將誣告
人踈放其後陳九果因此致死其子不勝其憤遂陳詞
乞檢驗獄司卻以為熊祥教唆陳九之子熊祥畏懼危
教授之勢遂逃匿不出其教唆之實亦未可知然陳九
雖非危教授之子所殺亦因危教授之子所歐而死情
狀甚明熊祥固未必是教唆若果是教唆亦因危教授

誣告停藏而起原情定法實有可憐今熊祥巡尉司已得泄其所憾痛加搔擾吏輩又於台判之外别出引牒脱漏台判併差尉司人追擾如此則熊祥之家必至於破蕩靡有孑遺矣危教授身為士夫不顧公議殃害鄉民如此其極所仰望者但有州縣為之理直耳幹身為縣令目覩其寃不容坐視欲望使府台判將熊祥照赦原免追回巡尉司承差人仍根究吏輩於台判之外又脱漏台判差尉司人下鄉搔擾情罪庶幾千里之内實

感父母生成之賜

申提舉司乞約束破壞義役

竊見縣令之職莫切於愛民人户受害莫甚於户長都分有廣狹而差役無增減寛都可差役者或三四十家歇役或三四十年狹都可差役者或止四五家或頻年被差而不歇故寛都之民雖充役而不見其為害狹都之民每充一役必至於破家蕩産由是寛者愈寛狹者愈狹甚至於狹都全無可差而以催科付之鄉曰家丁

者役法之不均不惟人户被害而官物愈見失陷𥘉自到任以來深憫斯弊偶因一都之内有上户七家相與陳詞乞免差户長七户自為甲首以都内合納官物分為七縣中但給人户自承解子付之甲首自行管催不為人户免差户長之害而官物所入反增於常年人户深以為便本縣遂出文牒行下狹都勸諭人户欣然從之者十有餘都可謂公私俱受其利者也然不以為便而欲破壞之者亦多矣鄉司以差役為利解子以追催

為利案吏貼司以緻引為利杖直之徒以呈比為利今皆失之故朝夕窺伺惟恐義役之不壞也竊見某官視民如子而差役一事尤使臺之所留意欲乞台慈照幹所述備牓行下本縣有吏貼等人輒敢破壞義役以致人户論訴仰本縣申解使臺特與重行編配庶幾義役人户實受生成之賜

新淦申臨江軍及諸司乞申朝廷給下賣過職田錢就人户取田

照得江西諸縣惟新淦最為難治二十年間為知縣者十政而九敗為人吏者朝補而夕配推原其端皆緣財賦窘乏入少出多通一年計之常欠二萬餘緡官吏無以為策只有懇求上户預借官物縣道之柄從此倒持豪强之家得以控扼請求關節殘害細民苟有不從便生論訴若非朝廷上司痛加存恤則新淦一邑無由辦治榦疎繆不才冒當邑寄蓋嘗推尋弊端不一而足以一事言之諸州諸縣例有職田而本縣職田為最多盬

司州郡以至縣官每歲計米二千三百餘碩蓋縁本縣原有職田每歲收租二千三百餘碩以是為起解支給之數則所謂職田者乃官司之田每歲資其所入以為出者也今所出之數不減昔時而所入之數僅有四百餘石則所支一千九百餘石者將何所取辦乎考之案牘乃因慶元年間嘗有朝旨出賣官田所謂官田者乃籍没逃死無主之田而非職田之謂也一時官司鹵莽畧不契勘形勢之家買諉胥吏併以職田為官田請買

遂使一千二百餘石之職田一旦盡變而為豪民之田則其請買已非朝廷指揮之本意矣至其請買之時又與鄉司通同減落等色以肥為瘠以上為下量納價錢包占膏腴名曰起理二税而所輸絶少則又失陷縣道之財賦矣況賣田指揮必須投狀實封給與價高之人今乃徑行請買則與朝廷法令又相違戾矣一千二百餘碩之職田共賣過六千餘貫已係本軍申解朝廷而本縣每年白賠三千緡支解此縣道所以日見窘匱而

不可為也在法交易違法錢當没官業當還主今人户輙敢違法賣官司職田則合自徑行拘籍竊見朝廷至仁寛恤百姓本縣亦不敢徑行拘籍除已一面告示人户將職田租額納官免納二税其元納價錢不多者本縣那兑支還惟是昨來誤賣過職田錢六千貫申解朝廷者數目浩大欲望特與備申朝廷給下本縣支還人户庶幾本縣復得職田租米支解實一邑無窮之利

申江西轉運司乞申朝省照賣過屯田租米數

蠲減上供

本縣近準轉運使司委請運幹李司直契勘本縣財賦每歲所入之數欲見得拖欠總領所綱運因依本縣巳畫一開具成年收支常欠一萬七八千緡及乞使司添給貼綱水脚錢并人户違法將本縣職田作官田請買以致財賦匱乏今據人户齎出慶元三年請買屯田公據内該載朝廷昨來指揮出賣没官田産併將屯田出賣本軍曾申審以屯田租米係滚同苗米起發上供綱

運今來出賣改作民田起理二税則苗米數少比之成
年起發上供綱運多有減下米數向去淮東西總領使
司及轉運司難以減額具申行在提領賣官田使所乞
具申尚書省則是出賣屯田之時本軍固已知綱運之
數必至拖欠矣未准回降間本軍監勒本縣徑將屯田
出賣過二千八十八石起理二税每年只收苗米四百
四十七石致使本縣每年坐失租米一千六百四十一
石照得本縣苗屯米係盡數起發每年起綱六萬二千

餘石今屯田出賣二千八十八石每年亦起綱六萬二千石既是朝廷賣過屯田本縣既失屯田已出賣一千六百四十一石則上供之額亦合蠲減今屯田已出賣而上供之數如舊如本縣每年於所收苗外白撥一千六百餘石起解此亦本縣所以狼狽之一端也欲乞使司特與詳酌向來本軍申審因依及今來所收租米數少所起綱運數多之害特與備申朝省於六萬二千餘石上供綱運之中蠲減一千五百石庶幾易於支吾不

至頻年拖欠綱運實一邑無窮之幸

申臨江軍為鄒司户違法典買田産事

本縣昨具公狀申述鄒濤違法典買田産事盖阿江有二子長曰陳安國次曰陳安節陳安國卻瞞昧其母阿江及弟安節將共衆産業出典鄒濤鄒濤又與之通情使陳安國假作阿江及陳安節著押交易此是違法分明在法自合凖分法追陳安節分受一半産業還陳安節管業卻監陳安國錢還鄒濤方為允當今鄒濤倚恃

多貲妄興詞訴脱冏台判及至本縣申陳又買囑法司輒引尊長卑幼通同之條欲先監陳安國錢畢日方給還陳安節產業陳安國既與鄒濤違法交易又豈有將錢還鄒濤而後給還陳安節產業陳安國既不肯還錢則陳安節永無得產之理以江西違法風俗盜買卑幼田產之訟最多若皆可以引用此條則形勢之家可以恣行違法置產其卑幼共分之人其合得產業為人盜賣之後永無得伸之時國家設法本為人伸雪不平豈

肯使卑幼反受屈抑今觀法司所具韓吏部韓侍郎申請明言卑幼尊長或承分人通同令卑幼輒賣其業既將價錢後於官司陳論者須管追理價錢足日方許管業蓋謂共分人通同令卑幼違法交易者也今安國瞞昧其母與弟輒典賣共分人田產即非通合豈得引用此條欲先監錢而後還業耶顯是法司受郄濤情囑輒敢欺罔嚴明欲乞台慈特賜詳酌照條元申行下庶幾形勢之家不敢違法奪人產業姦猾之吏不得侮法欺

罔嚴明貧窮小民得以保全所合承分之産庶得允當

申臨江軍乞申朝省除豁綱欠

照得本縣全年財賦每歲苗米額催管六萬二千餘石每歲起解淮東西總領所上供綱并湖廣總領所馬料亦管六萬二千餘石所入有失陷有拖欠所謂六萬二千餘石者無由粒粒催足至於支遣則起綱之外又有本縣官吏寨兵鋪兵與夫宗室月俸過往批支約一萬二三千石又起綱水脚縻費等錢每歲六萬二千石米

計錢三萬七百餘貫隨苗水脚錢只收到一萬二千餘貫其餘一萬八千餘貫又係别行措置湊足以其所入且不足以支所出而本縣自慶元三年何知縣任内至今十五年間前後拖欠總領所共計四萬八千餘石每歲三總領所專人絡繹催促縣道决無可補填徒被追擾委實切害若非朝廷痛行優恤則一邑受害無有窮已竊見前件所欠米斛具有當年官吏姓名至後來逐年綱運不曾拖欠而總所乃以新綱補足舊綱至於行

移反坐以拖欠新綱之罪前之官吏正行拖欠者既已幸免後之官吏未嘗拖欠者反被追擾淮東之專人朝來而淮西之專人夕至湖廣之專人又已踵門矣縣庭之下三總所之吏舍也斥辱微官甚於奴隸扯捽小吏甚於罪囚誅求金錢甚於攘刼叫號街巷歌舞市肆必厭其所欲而後反吏輩無所從出則受賕鬻獄苛征横斂拖欠版帳預借税苗詞訟紛拏追逮旁午故為新淦之令者十政而五敗為新淦之吏者朝補而夕配縣道

既不能立則豪戸控持姦民欺侮善良失職鄉井蕭條
雖有循良之吏亦無所施夫戕敗一邑而足以償總所
之逋給軍餉之乏官吏百謫公私俱病亦不敢辭總所
之逋給無以償而縣道之入乃益以耗縣道之耗日以
甚而總所之欠日以增然則不但為州縣之害而亦所
以為總所之害也幹疎繆不才冒當邑寄竊見本縣委
有上件利害並與蠲閣前項舊欠使一縣官吏得以洗
濯自新一縣士民得以安静無擾實出隆天厚地之賜

申帥司乞免權南安軍通判事

伏準使帖差權南安軍通判職事相度置寨差軍出戍竊念某幹一介書生庸愞不武再試劇邑僅能以勤掩拙粗不廢事初無績效可稱諸司過聽屢蒙甄拔實出望外今乃蒙使司差委攝上件職事竊見峒寇擾攘近方粗定正須遴選有風采威望可以鎮壓慈愛惠利可以撫摩之人往貳郡事如幹衰拙委實無堪加以新淦為縣敗壞日久羣豪恣横細民失業財賦失陷總餉屢虧自幹

到任甫及半年搜尋弊端一邑之事稍有條理若奪此粗立之規就彼難任之責兩非所宜伏乞台慈特賜蠲免别行委官前去權攝庶不悞事

安豐申相視開浚河道

準本軍牒委前去安豐縣體訪開河利害事幹沿途訪問開河曲折備知詳細安豐縣在本軍之南六十里縣之東有芍陂芍陂之北舊有河道可決水北流至軍城之南堙塞不通鄉人以為今百年矣通之則可以灌注

安豐軍城壕可以蔭溉沿路田園可以通放舟楫誠利之大者昔人所以創為河道誠為不苟州郡以此申請亦便利之一事然亦有一說榦因以案沓參考初因朝廷委安撫司措置脩築安豐軍城安撫司以軍城廣濶難以猝築不若修築安豐縣城朝廷劄下本軍本軍差壽春主簿王必達前去相度王主簿相度計料外卻於申狀上稱若欲屯駐則無水路可以通運粮草其意以為有城則有兵有兵則當如合肥有水路可通長江總

所餉運可以徑達今安豐縣水皆北流無南流入江之河道耳今來所開河道乃是決芍陂之水北流至軍城即與王主簿所申不同朝廷初欲修安豐縣而尋訪河道乃與修安豐縣城事體相反若不修安豐縣城則開河尚為無害若開河之後又欲築安豐縣城則河道既通泄去安豐縣之水反為安豐縣城之害矣區區愚見以為朝廷若有意修築軍城則河道可通若欲修築縣城則河道不必通矣又芍陂灌溉安豐縣民田為一縣

之險要經今三千年矣其後陂之四旁往往多被豪民填塞侵耕其水源來自六安又為六安縣民決為溝渠散漫四出水利之溥已不若舊若又開河以泄其水春水泛漲則陂之與河瀰漫泛溢兩不相害若稍旱乾河水先竭救河則害陂救陂則害河如是則河道之通可以利軍而不利於縣也更乞使軍申朝廷以決其可否庶為利便

申朝省相視開浚河道

照會近準樞密院劄子施行相視河道事幹沿途訪問所開河道委是利害安豐縣去本軍六十里縣東有芍陂今欲決芍陂之水以達於軍城之南可以注本軍城壕可以灌沿路民田可以通放舟楫古跡見存湮塞日久若用工疏通以復其舊不為無益本軍申請開掘朝廷又已從申行下無可議者又以為恐泄芍陂之水有妨本縣灌漑民田此不過上疏水源下置堰閘使陂水盈溢然後泄其有餘以時啟閉而注之河決不至陂水

乾涸但目今正值隆冬盛寒艱於用工開正春事將興又恐有妨農務兼照得此河連銜於軍城縣城之間若修築軍城則此河之開最為利害若修築縣城則此河亦未宜開蓋安豐縣所恃芍陂之水水既可決則芍陂不足為險今李安撫所請則欲築縣城錢運使申乞則欲築軍城有此兩端未蒙朝廷予决榦區區管見更合申朝廷乞俟晴暖用工兼俟築城之議既定庶得穩當

勉齋集卷三十

宋 黄榦 撰

公狀

漢陽申朝省為旱荒乞更詳審築城事

照對本軍昨來申請創築城壁事實以身為守臣地居江北環顧鄰郡皆有城壁獨漢陽頗為衝要乃蕩無藩籬之限是以輒敢陳述利害冒昧上聞繼而諸司皆賛其決總領碁郎中復捐十萬緡以助其費遂蒙朝廷行

下令先以上項錢取買物料别議興築榦竊見向來陳
乞係壕寨計料用錢九十餘萬貫今所得總領所錢近
九分之一除巳一面燒造城磚外但竹木等物未敢收
買盖區區愚見以為朝廷若有意興築即乞明降指揮
接續給降元計料錢物行下鄂州都統司趂此秋冬差
撥大軍日下興築庶幾所管物料不至徒為虛費竊恐
朝廷方經理極邊未暇及此内地加以亢旱調度百出
未有錢物可以應付則所買竹木堆積日久必至腐爛

徒壞錢物無補事功亦乞明降指揮庶幾官吏得以遵守更合申取指揮

申帥漕兩司為旱荒乞别相度築城事

本軍昨以興築城壁事申朝省又蒙總領使所備申朝廷撥官會十萬貫助本軍興築遂蒙省劄行下支撥上件官會并本軍見管交割錢四萬貫一面收買物料竊見向來本軍係借到鄂州都統司壕寨駱炳相度計料以為可以興築本軍方敢具申今蒙總領使所差到壕

寨官陳師賢前來計料卻以為不可興築本軍不敢自專兼向後興役必資大軍而寨官異同如此異日興工亦有妨礙本軍自春間計料陳請之後忽值大旱種不入土野無青草米價踴貴細民嗷嗷目今如此向後事體尤有可慮蓋本軍人户不事耕農專恃魚利今湖地亦已乾涸則魚利亦無可望人户既無蓋藏而客旅興販不敢越界數月之後必有流離轉死之患一郡官吏朝夕奔走且以救荒為急所有築城之役既是議論不

同而興役之後便用米粮今尚無米可救饑民安得有餘以興大役欲乞備申朝廷且候秋成日別行相度庶得一意講求荒政以無負朝廷愛恤百姓之意

申轉運司乞候歲豐別議築城事

照對本軍準使司帖備準樞密院劄子行下本軍興築城壁事本軍向來建此議正當粒米狼戾人物熈熈因念此郡全無藩籬之限可以乘此樂歲創築城壁以衛居民已而不雨種不入土細民嗷嗷復念朝廷當此數

千里之旱何暇慮此偏郡興此大役若有錢有米尚可自勉既無錢米何以使人遂以錢物申審今來省劄行下只言差撥大軍興築亦不明言於何處支撥錢米目今百姓日食草根州郡尚無米可以賑之安得有米可以築城若旋行收糴向來米價每碩二千目今已是七八千方糴一碩且以五萬碩米言之則倍費二三十萬緡況又一兩月來並無粒米可以收糴本軍廂禁軍額不及五百人總領使所轉運使衙占破一半只有二百

三四十人分散諸廳若是築城此輩只得差使幹事民兵百姓亦須是有錢有米方可雇募以本軍慮謂今日事勢環視四境無非饑莩如人大病氣息奄奄只宜安靜撫養度此齒厄若復率意搖撼人情不安使之重困恐非父母斯民之意兼湖外旱寒日晷向短若以役人力倍功半米價既增事功復減皆為未便更乞台慈詳酌備申朝廷如必欲興役合乞朝廷撥到錢米如以救荒為急即乞且俟歲豐别議興築未敢專擅

申朝省乞候救荒結局别行措置築城事

照對本軍昨以創築城壁事申朝廷特以身為守臣地居江北環顧諸郡皆有城壁漢陽衝要自合創築遂據壕寨計料合費九十餘萬貫湖北會子申取指揮未蒙朝廷施行尋準省劄以總領所申捐十萬貫會子助役令本軍先計料收買磚石竹木本軍照得十萬貫會子只辦竹木尚且不給其他支費尚有數倍若辦竹木之後其勢又須别行控陳向來申請之時粒米狼戾細民

樂業可以興事三月以後亢陽為虐種不入土漢陽為
郡民無蓋藏全藉德安復州米穀供贍今制司以極邊
為念不令出界近者尚恐有已泄在本軍界内者至遣
邏卒數十人前來搜捕客旅驚駭人心皇皇豈復更有
粒米前來本軍訪聞鄉民有掘凫茨采菱芡以充饑者
夏秋之交事勢如此霜露既降細民寒凍無所求趂官
司又無力可以接濟則枕藉而死理所必至職在牧養
能無寒心官吏日夜聚首談論奔走無非為民無非為

米餘職在守土亦只得衝冒酷暑往來鄉落若於此時
傲然不顧且以措置城壁為事則救荒之政必至鹵莽
若一面救荒城築之役委之司存則支費不實工役不
堅亦徒文具加以方數千里之旱朝廷支遣計亦調度
百出安得餘力應付築城異日有請不下則所買竹木
悉為無用風日蒸薄必至朽腐夫為臣子者上則為國
下則為民若知其可為而不言與知其未可為而不止
不務誠實徒避嫌疑則負國負民罪當萬死所有築城

工料欲乞候救荒結局日別行申請措置所有榦自請自罷之罪乞朝廷重賜貶黜施行

申轉運司乞止約客庄搬載租課米事

照對漢陽軍每嵗苗米不過二千石若以什一之法論之所産米止有二萬石兩縣百姓若有二萬家每家五口共有十萬口以所産之米贍所居之民每口一嵗只得二斗米食用本軍全藉德安府復州米通融接濟今上流米既不通則全藉田土所産耳若富家大室在此

居者則當以所餘之米贍此邦之民若在外界居輒累數百斛搬出外界則是坐視百姓之餓死也朝廷通融之意盖以為有餘州郡而補不足非謂括不足州郡而使之赤立也昨據趙知監家載到米本欲勒令盡數糶與鄉民尋據其幹人哀鳴遂免其稅錢量糶一半已與之截過一半尚深慮後來者之援例也今更輒敢經使司陳詞顯是無厭謹具因依申轉運使司欲乞台判令後遇有陳詞欲取租課穀者乞勒令移從就田産居止

庶幾細民感戴更生之賜

申轉運司為追逮漢川縣吏及市民事

準使帖委本軍追漢川縣吏杜誠及市民馮作舟本軍固當奉行然竊詳田瑞應狀詞並不載月日既是已經兩月何故全無詞訴方六月間兩司互爭未決官吏莫知適從固難以責其不稟命旱既太甚細民乏食亦難以責其不糴米數十里之間物價高低已自不同漢川取産米郡縣最近亦難以責其不減價健訟之人凡欲

興訴多是裝飾虚詞亦難以便行盡信漢川一縣久闕正官敗壞特甚一縣之大止有知縣一人更無同官可以相助王知縣到任未及半考百廢具舉究心荒政日夜焦勞且理斷公事並無一字翻訴到軍後生從官能如此盡心辦事本軍只得一意扶持蓋不特為王知縣計乃為一縣百姓計也某官既知其賢而薦之矣一妄庸人陳一紙無根之詞便欲追其人吏追其市民使之意氣消沮安能展布漢陽漢川縣百姓亦某官之百姓

當此饑饉莫先安靜若行追擾必至狼狽本軍既承上司指揮亦只得行下追逮但有此曲折不敢自默

申轉運司為客船匿税及米價不同事

照對本軍客旅舟船自漢江來者必經由郭師口關發赴軍投税郭師口去軍城二十里例是一日或兩日即到務如四五日不到即係沿路搬寄私下交易隱瞞税錢例是照瞞税例斷治抽分監賞每月務官將關發歷根刷六月内務官根刷有唐太羅太船經隔二十餘日

不曾到務遂遣人根追乃變易姓名藏伏港汊將河巡等人斷治方始捉到遂將兩名送獄屬以旱乾始從釋放仍監兩名所載糯米出糶照本軍酌中價例還錢可謂寬恕之甚今乃輒經使臺陳詞顯是頑猾湖北糯米與飯米同價去年糶兩貫一石今春糶兩貫二百文一石已而大旱遂增三百又增二百遂增至三貫一石客旅以一貫四百文搬販糯米經涉二三百里而獲倍稱之息亦何所不可若必悉厭其欲則雖百千未止也本

軍酒務舊是務官自糴米自造酒去冬以來本軍為之收糴糯米務中納錢出米造酒本軍以三貫文糴米只糶與務中兩貫七百文並有文歷可照蓋寧少取息錢不使酒味淡薄此豈龍斷者之所為今羅太又以兩臺米價比較高下物之不齊或相什伯豈能比而同之兩臺米價所以貴者其說有三交量則有斛面或三升或五升一也交米給錢則稽留日久二也倉中交米庫中支錢則有乞覔除尅三也客人得價雖多而費用頗廣

亦無怪其價之貴也本軍只似小小人家交米則客人自量既無斛面之費左手交米右手交錢又無稽留之患支給錢物並是客人當廳請領又無除尅之擾此米價所以頓減於兩臺也豈是有龍斷之心哉且以客具三色米價言之以總所漕臺棟宇相接而米色已自不同總所價錢已減使司一貫豈是有龍斷之意況又一江之隔則事體自應不同況本軍收糴糯米客人一樣價例何獨於羅太而有不平蓋緣羅太既不平本軍嘗

將羅太收禁而又適遇羅太糴米之時總所忽遣人吏前來本軍置局收糴糯米增多價錢客人遂欲援是以為比有一郡則有一郡之體例亦豈得而同之如黄州飯米糴二十貫官會鄂州只糴五貫五百文物之不齊乃如此以此見得本軍不是龍斷亦與知録全無干涉竊恐使司不知上項因依須至申聞

申京湖制置司辨漢陽軍糴米事

照會今月初七日準使司劄子據潘制屬申續抄劄到

客船米麥穀豆等共三千四百五十七石並已具申本軍差人坐押前去軍城岸下梢泊内又糴過修城米一千三百九十二石實有現在二千六十五石申乞照會奉某官台判質諸事理糴濟爲先三千四百五十七石並令鄂州差人取押糶賣如漢陽於數内已有收糴之數亦仰發與鄂州收糴濟糶不必吝占劄付本軍遵從施行并於當日又準使司劄子訪聞漢陽已糴米四萬石如有到漢口客船米即盡數發過鄂州收糴濟糶仍

嚴戒所差官吏不許受情脫放先具遵稟狀申須至申

聞

右照對制置使司備潘制屬申本軍糴到修城米兩項三千九十餘石令本軍於後項所糴一千三百九十二石并客米二千六十五石發過鄂州又以本軍已糴米四萬石今後盡將客船米發過鄂州中糶者照得本軍元申乞修城米不蒙朝廷施行已嘗申乞住罷即不曾收糴修城粮米不知潘制屬所申憑何文書有何倉廒

專一收貯修城使用本軍城內外戶口不下三千家又有船居四百隻每日盡是糴食之人豈有客船到岸本軍收糴樁備修城百姓於何處收糴食用兩項客船本軍只是逐旋收糴賑糶人戶即不曾有樁積修城之米其餘並是船戶人戶逐日收糴食用目今何緣更有存在所準發米過鄂州指揮委是無米可發又照得本軍於二三月間欲旱之際嘗出郡帑糴到六千石已而不雨種不入土細民嗷嗷本軍又逐急節次收糴得米一

萬四千石然所糴之米盡是長江上流諸處客米其糴於漢口者無幾也以六千石準備十箇月軍粮以一萬四千石準備賑糶人户本軍城下并漢口共三千家除能自食者約千家尚有二千家皆是貧乏糴食之人米鋪户乘此貴糶日增米價以困貧民本軍遂將前項收糴之米給歴與貧乏之家使就設廳收糴食用今且以每家五口約之家食五升是二千家每日合食一百碩本軍只得量行賑糶約度此米只可糶至來年二月已

無以繼其後本軍兩縣鄉村共二萬戶且以一家五口計之共十萬口目今並無一粒之米可以準備糶濟數日以來已聞有掘草根而食挈妻子以博米麥者矣每一念之但有對僚屬涕泣而已朝廷如天監司如神列郡小吏哀鳴無地尚有前政兩知軍申朝廷撥積米二萬石非本軍所敢專輒正欲申朝廷乞發此米以給鄉下之細民使使真得此米二縣二萬家亦不過家得一石其能使之不餓死乎今欲本軍自此不糴客米則是

坐視百姓之餓死也本軍官吏軍民日夜仰望諸司哀憐小郡痛賜賑恤今乃反欲移本軍之粟而禁本軍之糴不知置一郡軍民於何地耶制置大卿威如雷霆明如蓍龜不知何人乃敢欺誑如此加以本軍斗大之郡交割到公使庫軍資庫錢物共有十萬貫鐵錢準湖會六萬貫目今米價四貫以上官會可糴一石則四萬石之米何處得錢可以收糴此理甚明而可以肆欺於制置大卿之前耶今鄂州人口繁夥為漢陽三十餘倍便

使盡竭漢陽之米盡餓死漢陽之民以資鄂州亦不過得鄂州十日之食漢陽百姓固餓死而鄂州之民亦不免於餓死矣榦愚不肖奉朝廷之命專守此土當此饑旱亦只得竭力日夜救此垂死之百姓今以鄂州無米而必欲困漢陽則是左臂既病而又欲移之右臂今有米無米皆不敢辨雖家置一喙亦無以自解欲乞使司就委潘承信并帖鄂州差官一員前來本軍盤量除六千石支軍粮一萬四千石賑糶在城百姓及朝廷樁積

前政所糴二萬石欲給兩縣外有一斗一升以上并請鄂州徑自差人搬去支用本軍不惟不敢占吝亦且不敢請領價錢又欲後來米船到岸本軍不得收糴不知兩縣百姓便得肯發椿積之米家得一石果能救其餓死乎自今以後流離饑餓非郡守之責而何榦一介孤寒違上司之命固當罷坐視百姓之餓死亦當罷等罷耳寧為百姓而罷也榦自知衰老無用未嘗有仕進之念朝廷拔擢畀以郡符於六月間已嘗遣人哀懇朝廷

乞歸田里不蒙俞允近以興國趙知軍除本路提舉幹

與之為妻黨至親亦已陳乞回避所有劄本軍以所糴

之米發過鄂州及不許收糴乞候幹罷命之至然後施

行庶幾使幹不見百姓之餓死不負朝廷差委牧養小

民之責則幹亦得以老死山林而無憾矣更冀台慈痛

賜矜察施行

申制司再乞給米

照對本軍昨以旱歉就使司乞米二千石伏準劄下羣

言交至皆以為漢陽糴米最多本司從而又稽考之皆是眞實其間又有說不欲施行恐成紛紛多事能使斯民被其澤足矣本軍照得今歲旱歉異於常年本軍被旱甚於他郡小官既不敢申聞朝廷日望本路諸司行下賑恤忽覩使司撥米四萬石應付鄂州并總領所遂敢援例陳乞今乃蒙行下以本軍糴米最多又云其間有說不欲施行本軍只糴得米二萬石今賑糶已支過七千石只是及得在城人户其他鄉村並未有以及之

本軍在庫錢共不過十萬貫鐵錢準六萬貫湖北會子盡竭以糴米只糴得上項之數一郡之大有米二萬石豈為最多至於其間又有說者則非小郡之所能曉是非曲直亦欲分明今以為不欲施行則小郡不敢受此曖昧之謗百姓饑餓亟發米以賑之既有以見大使之仁小官有過聲其罪而逐之又有以見大使之義既發二千石之粟以賑饑民又劾去庸謬之吏不使害民不勝千里百姓之幸

申制置司爲賑米價太高事

本軍準使司劄子分撥諸州賑糶米係撥江陵府椿管朝廷米斛合拘收價錢將來糴米補還今請契勘本軍在市米價限五日具狀指定保明供申須至申聞

右昨準使劄令差人搬米五千石賑糶二千石賑濟本軍已差人前去仍具申乞只撥糶米一千石濟米一千石并乞定下糶米價錢仍就和雇船隻因依今準使劄行稱朝廷指揮應糶官米每升只可減五七文至十文

止本軍照得朝廷指揮蓋為市價不甚貴官價却太賤故本此體例令本軍每歲米價每升只是十七八文湖會今客人高擡米價增至四五倍若只減五七文則百姓無錢可糴必至餓死本軍自去歲六月糴客米只是四十文一升只作四十文湖會出糶有孫知軍椿積米經隔三年已是陳腐故又減作三十五文湖會然比之市價雖減一半比之每年價例已增一倍如此尚有饑窮無錢可糴之人今若又欲於此價之上再行增錢則

百姓無錢可糴餓死無疑小民之窮至此極豐年樂歲尚有饑餓無告之民父子竭作然後可以易一飽凶荒之年雖有伎藝亦無所售今若使之貴價糴米則其錢何所從出只有餓死而已百姓既無錢可糴所載到使司之米無處出糶州郡安得有錢可以賠還今差人搬米雇船雇脚已是州郡賠錢况又積下米斛無處出糶州郡常賦有限饑荒之年酒税虧折若州郡又添此一項督迫必至狼狽本軍去歲糴到米并椿積米亦可賑

糴至今年四五月接得二麥成熟若使司米價錢減則亦可寛糴百姓若又價高則不惟無益而反有害所有賑糴米五千石本軍不敢承受如使司以仁恤為念乞發米下濟賙給百姓庶幾感戴生成之賜

漢陽丐祠申省

幹資稟凡庸學術迂僻分甘農圃望絶縉紳中年偶叨一命家貧累重仰禄茍全其於居官本無可紀誤蒙朝廷拔擢改秩甫朞寵以朝蹟俾貳邊郡為任匪輕方思

勉竭恥事誕謾忌嫉既深機穽隨至曲勞造化易佐太
藩甫及半年忽膺郡紱試邑一年而得倅為倅一年而
試郡破去舊例洊被隆恩粉骨碎肌未知稱塞竊緣幹
筮仕以來不避艱險用心過勞遂得痼疾兩叨劇邑逼
勉四朞舊疾增加形神癯瘁年事浸晚齒髮衰頽加以
禍患侵凌去歲冬夏連嬰兒女之戚衰年傷感幾不聊
生兩目昏花不能久眠是皆用過其分難以支持倘不
及今投誠君父必致顛擠自惟官卑人微不當冒有陳

情實緣到任已踰半年絶無毫絲補報苟玩愒歲月為罪愈深欲乞鈞慈特賜敷奏陶鑄祠禄差遣庶得養疾歸山以終餘年實戴大造生成之賜候指揮六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申朝省為已乞祠禄申審築城事

伏凖省劄備湖廣總領所申興築漢陽軍城壁事本軍以總領所貼助錢十萬貫及本軍交割錢四萬貫先次計辦合用物料照得本軍昨來衆酌衆論以為要害之

地不可無城亦嘗申聞朝廷續聞朝廷方興築沿邊城壁費用浩瀚漢陽係是近裏州郡未暇及此亦理勢當然已不復作此念尋以斡行年六十有四素有竒疾往來不常齒髮已衰加以氣喘去年以來自夏涉冬連嬰兒女之戚感傷憂悴殊不聊生入夏以來病疾增加難以支持兼到任已及半年殊無分毫補報遂以數日前專人具公劄控告朝廷乞賜敷奏陶鑄宫觀差遣庶得歸老故山以終餘年諒惟鈞慈必賜矜允今來所準係

是朝廷指揮及漢陽軍合行事件在幹未被命去官之前一日必葺之義自不容有所推辭除已遵稟外尚有合行陳乞事件小郡不敢專擅當節次申總領所及轉運司乞行備申但幹之私懇見於專人所賚公劄布露迫切尚冀鈞慈曲賜憐念早差忠實不欺精敏曉事之人前來抵替庶幾不致悮事

申總領所為已乞祠祿申審築城事

準使帖備準省劄行下撥支官會付本軍計辦物料措

置築城事本軍昨㕘酌衆議以為要害州郡不可無城
遂具利害申朝廷及諸司自半月前所遣人回蒙㕘政
樞密賜翰以為朝廷方興築沿邊城壁漢陽係近襄州
郡未暇及此榦以行年六十有四素有竒疾往來不常
齒髮已衰加以氣喘去年以來疾病增加自度難以支
持兼到任已及半年殊無分毫報補遂專人控告朝廷
乞歸田里庶得養疾故山以終餘年竊計朝廷必蒙矜
允今來所準係是朝廷指揮及漢陽軍合行事件在榦

未被命去官之前一日必葺之義自不容有所推辭除已委官前來請領外但竊見築城大役必須計料合用錢粮大數申乞朝廷給降俟有定論則一面收買物料一面用工興築庶幾有如古人所謂三旬而成不愆于素者若但苟簡務求省節纔經雨水即見摧壞何以禦敵若先應命旋行陳乞數目不足異日無以支遣必致狼狽欲乞使司及轉運司委請官屬前來再行計料合用錢物申明朝廷及早賜施行以憑遵守兼竊已係

陳乞祠祿之人併乞備申朝廷選差精強有心力人前來抵替庶幾不致誤事

丐祠第二狀

榦一介凡庸無足比數誤蒙拔擢畀以郡符深願勉竭駑鈍以圖報塞實緣齒髮衰暮禍患侵凌疾病增加精力凋耗近嘗控瀝畀懇以祈閑退誠意未孚未蒙俞允聞命以來懼深感極不敢遽有塵瀆本欲少遲書考再行陳乞近讀邸報興國趙知軍改除湖北提舉竊緣榦

係娶朱侍講之女趙提舉娶朱侍講之孫女榦之長子又娶趙提舉之妻妹於趙提舉為僚壻其姻黨可謂最親早同師門情誼尤厚監司所以按察州郡職事之際委有妨嫌在榦若不申明切恐有犯物議兼榦到任已歷三年仰藉恩庇幸無敗闕目今雖已旱歉榦於方旱之初亟出郡帑收糴到米二萬石以備賑糶前兩政亦有樁積米二萬石漢陽户口不多後任郡守但出此米賑糶稍加之意亦不至有饑餓流離之患榦委非别有

規避欲乞特賜敷奏陶鑄祠祿差遣庶幾少安愚分以終餘年實荷大造生成之賜候指揮九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申請司乞備申病篤解罷

照對榦忽於十月初三日感冒風寒不省人事兩臂不舉難以復行在任管幹職事除已將職事交割與以次官僉判劉宣教欲乞備申朝省特賜解罷十一月十四日奉聖旨黄榦依所乞與宫觀

乞離任申省

照對𠏉昨因感冒病勢危篤竊念一郡民社之寄事體非輕加以旱歉舉行荒政尤非衰病之人所能任責遂亟申諸司乞備申朝廷改畀祠禄亦已將職事牒以次官暫時權攝緣本軍僉判不肯交割職事只得扶病勉强供職近於前月二十八日伏覩邸報迺知朝廷矜念特從所乞𠏉即便將救荒等事分委同官及救荒錢米悉已區處可至來歲五月不敢有誤百姓亦不敢侵用

交割錢米倉庫見管比原交割數目有增無欠緣守土之臣不敢徑自抛離經今二十餘日尚未被受省劄久廢郡事實不遑安欲乞鈞慈檢照已降指揮劄下以次官交割容幹一面起離歸鄉尋訪醫藥實感大造生成之賜

乞起離第二狀

照對幹昨因感冒病勢危篤深恐有妨郡事遂申制司乞備申朝省於某月二十一日準省劄奉聖旨依所乞

與宮觀即於當日將軍事牌印交割與以次官僉判劉
宣教尋據劉宣教回報稱本職即不曾被受交割郡事
指揮又緣所受省劄亦無交割與以次官明文再三不
肯接受欲乞鈞慈檢照已降指揮速賜劄下以次官僉
判劉宣教交割本軍郡事施行

申朝省罷築城事

近準省劄差撥大軍創築城壁已具遵稟但所役軍民
必須支給錢米本軍小壘並無儲蓄向來只交割到鐵

錢數萬貫雖有總領所築城錢十萬貫此役一動只得支撥收買物料本軍每歲苗米但有二千石餘官兵請給卻管七八千碩盡是逐旋收糴目今米價比之春間已增至五六倍亦無告糴之處一年之中得雨不過十數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今又蝗蟲滿野黑蟲復生田野秋種為之一空鄉村小民皆掘草根而食嗣歲之計誠未可保目今飢民嗷嗷悉發郡廩不足賑貸所有興築城壁須藉朝廷支撥錢米方敢興役昨來申乞給降

緡錢九十萬貫乃是春間粒米狼戾之時可以收糴目今若欲興役非朝廷支撥米四五萬碩并接續支給錢物則委是難以措手欲望鈞慈特賜詳酌施行

勉齋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勉齋集卷三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吴烜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楊景猷

勉齋集卷三十一

宋 黄榦 撰

公狀

漢陽軍管下賑荒條件

一所委官分官鄉村下項

西倪鳳棲請知縣

長樂北豐樂鋸壠三村請司理

漢陽王山西張平麥山請司法

沌口山陽委沌口李監鎮

南豐樂沙港上沙港下委通濟李監鎮

崇仁陳符山口上下梅城相隂委請縣尉

一請所委官先遍行所管鄉分相度合行事宜見得人家户口曲折

一帖縣告示所管鄉分保正副聽從所委官差使

一請逐鄉畫出地圖山川道路各注人户於路之傍人能自食者用紅圏不能自食合糴官米者用黒圏

又於能自食之中有粟可糴以備賑糶者用黄圏
又於不能自食之中亦無錢糴米者用白圏各開
其數目
一逐鄉之中各以比近置之保伍五家爲一小甲置小
甲首一名五小甲爲一大甲置大甲首一名四大
甲爲一都置一都正合一鄉都分共幾都通置一
鄉官總一鄉賑糶之紀綱都正掌百家糶米之事
一逐鄉細算合糴官米者幾家每家日三升且以八箇

月爲準每月合費若干米本鄉之內積蓄之家可
以收糴出糶者若干碩其餘欠米若干碩合作如
何措置收糴
一遇糴到米即寄藏于都正之家自九月初一日爲始
給歴付人户每旬糶米三㪷
一合賑濟者具數申本軍自行措置
又賑濟條目
一漢陽縣二十村分爲四隅五村爲一隅每隅請見任

官一人主之使各徧走村落幹管救荒之事見任官不足委請寄居

一每村各畫一圖要見山水道路人户居止各置一籍抄劄人户姓名及其家藝業

一每村選稅戶一人爲鄉官鄉官所掌一鄉之事五家爲一小甲五小甲爲一大甲四大甲爲一都選一人爲都正掌百家之事鄉官都正皆擇稅戶有物力者爲之

一以各村人户分爲四等以能自食而又有餘粟可備勸糴爲甲户以無可勸糴而能自食者爲乙户以不能自食而籍官中賑糴者爲丙户以官中雖有粟出糶而其人無錢可糴者爲丁户

一諸鄉勸到米穀具到數目官司先約度鄉里價例支價錢還之而以米穀寄于其家責其罪狀不得移動然後紐算勸到米穀及本鄉合糴人户多寡有餘則移之他鄉不足則官移粟補之

一勸糴之米官司先以錢償之即寄于糴米之家使本村人就糴如地理濶遠官司雇人搬擔散寄鄉官或都正之家使人户得以就糴

一甲乙等人户官司可以不問丙户給歴自十一月初一日爲始至明年三月終每户合糴三碩每月糴六㪷其糴以每旬二㪷爲率或一次或三五次就糴合從其便

一丁户乃是鰥寡疾病不能自濟之家即自九月初一

日爲始官司先支常平米寄之都正之家量其户之多寡每月給米三㪷給歷就請每旬以一㪷爲率

一分布既定所差之官每月廵視而糶官米之家有不用官司升㪷或雜以糠碎及糶不如數者許人户陳訴當酌量懲治其能用心助官司賑糶者當薄賞之

一所糶之米每月肴拘收錢逐旋拘收皆官司遣人搬

運不以勞寄糴之家

申省糴椿積米

照對本軍前任知軍孫承議王朝奉兩任之内各糴下椿積米一萬碩已備申朝省訖幹自去年十一月交割以後竊見粒米狼戾頗亦傷農而備邊急務以食爲重古人三年必有一年之蓄九年必有三年之蓄則守土之官任任相承皆當以儲蓄爲念幹遂逐急支撥錢二萬五千貫會子委本軍知錄鄭從政司法梅從政漢陽

知縣陳儒林多方收糴務要合前收糴數目照得上項糴米初非自爲經畫乃是循襲前兩政已成規模其錢亦非别有措置乃是冬月郡計捐辦今來所糴通前政共計三萬碩本是州郡合行之事但恐歲月浸久貪官汚吏妄有移用欲乞鈞慈照孫承議王朝奉例劄下本軍遵守施行

申省椿米八千碩

照對本軍管内多是湖地即非産米之地每遇水旱公

私窖匱甚于他郡前政孫知軍初始創小坻倉積米一萬石其次王知軍從右創廣備倉積米一萬碩餘到任之初見得兩政措置委是長策亦竊欲倣效糴米樁積遂就廣備倉接連起葢兩廒方欲收糴間適值大旱米價踊貴僅樁積到米八千碩並係本軍司法李昕交量收管今來欲將上項米湊前兩政共計二萬八千碩充樁積之數如是本軍欲將上項米支撥賑糴亦合將賑糴到錢令項樁管準備向後豐熟日糴米補足不得妄

有移用以爲永久之利今來榦已被奉祠之命只俟申審交割指揮下日即便離任所有倉庫原交割錢物有增無欠今所糴八千碩乃是趲積出剩之數即非有礙郡計欲乞劄下本軍照應施行

小貼子

榦照得本軍去歲大旱賑糶百姓每米一㪷糶湖北會子四百文昨來申乞將前兩政米二萬碩出糶已蒙朝廷劄下從所申榦見得孫知軍所糴米已經三

年恐日久腐壞遂先將孫知軍所糴米出糶其米麥是陳腐遂減作三百五十文湖會以便百姓然比之初糴之價每斗亦已增及八十文若向後官吏出糶見管之米或未甚陳腐又須更增四五十文出糶庶幾公私兩便欲乞詳榦所申併賜劄下施行

榦照得本軍去歲旱歉自六月内即出糶官米並是本軍自行收糴在城内外并諸鄉共計四萬餘碩已有指準所糴孫知軍米至截日終只糶得六千碩約

度向後更將樁積米一萬碩出糶便可接至早禾成熟干二萬八千碩樁積米之内以一萬六千碩出糶價錢亦尚有一萬二千碩米本色見存以此知積貯之策誠爲利便併乞鈞照

申省豁常平米

照對本軍去歲旱歉委是顆粒不收尋常豐熟年分亦是全仰安復州米緣制置司禁米不得出界轉運司復遣人就本軍界内搜捉米船過鄂州本軍愈見狼狽急

發郡帑及借過總領所會子日夜收糴到米約四萬石
漢川縣亦糴萬石自六月以後便行出糶再將孫知軍
任内米湊合出糶在城人户可糶至五月諸鄉人户可
糶至四月所糶之錢復歸之官其間大段貧乏及他處
流移之人並用公庫趲積到錢救濟約支及二萬貫文
又頼同官相與協力一郡之民幸不至流離餓莩亦不
敢虧折本軍交割錢物但有常平米約管四千七百五
十八碩五斗三升八合九抄一撮本以備荒凶賑濟之

用本軍亦屢承上司文移令發常平米賑濟令開具前
後用過常米數目因依下項
一本軍年例自十月起支給乞丐米至今年正月終
支過一百四十五碩七斗五合乃是每年奉行朝
廷仁恤之政即非創例支破
一本軍自去年六月措置賑糶分人户爲甲乙丙丁
四等甲户有税産乙户有營運皆不仰賴官司丙
户則給歴與糴官米官米之價減今市價一半丁

戸則皆是鰥寡殘疾不能自食之人則支常平米以濟之每家日一升諸鄉及在城自九月爲始至三月終共支過米一千一百五十六碩九斗五升一本軍管内多湖澤荻林湖澤有魚蝦荻林有藤根皆可充饑尋常旱歉之歲安復光黄之民皆輻湊于此旋結茅庵採取以食動數千人然尋常旱歲多是九十月間方來故可以採取至春草既生春農既興而復歸去歲乃是二月以後種不入土四

州之人自六月以後便來採取至九十月間魚蝦藤根亦已竭矣既無以爲食初則鬻子次則賣妻又次則餓死延喘者則攜持以來坐於譙門之外日不下百餘人皆人形鬼狀去死無幾見之使人蹙額酸鼻不覺涕淚之横流也只得擇其尤甚者逐旋收養給以錢米自去冬至今所收養共二千七百餘人至正月以後乃爲之區處願歸者給以裹費使之復業其不願者爲之結廬使之營生于

是去者半留者半自此以往更不支給錢米然細
計亦共費米一千一十四碩九斗六升五合
以上三項通費常平米二千三百一十七碩六斗二
升皆是當廳相貌委是饑餓不能自存者即無虛僞
冒請之人令緣已被奉祠之命旦夕離任所有正月
以前支過常平米數須至申聞者
申省賑糶日月及米價
照得牧守之任撫字爲先饑荒之歲賑糶爲急若坐視

不恤則生民必至流離饑死欲給米以濟之則官司亦無緣可辦惟預有儲蓄或逐急收糴然後低價出糴比原價則稍損使境内之民恣然不知旱荒之苦方爲得策本軍去歳旱歎全賴前政孫知軍王知軍各有米一萬石斡侵于方旱之初就客船糴到米約二萬五千石漢陽縣諸村糴到米一萬五千碩漢川知縣亦糴米一萬餘碩自六月以後即行出糴米目今市價每米一斗糴湖北會八百文本軍官米只糴四百文其椿積久者

又減其五十由是城之内外及兩縣諸村百姓幸皆安業在城内外米合糶至五月終諸村人户米各已椿積在鄉下已約糶至三月終尚恐鄉下二麥未熟人户艱食再展一月至四月終本軍所椿積米除已發在諸鄉外自正月終尚有二萬二千碩見在城之内外每月合糶米一千四百碩自二月至五月終合管米五千六百碩除漢川縣係知縣自行措置外漢陽縣諸村已有米椿在鄉下可糶至三月終再展一月合管米四千碩于

二萬二千碩之中撥兩項米約一萬碩則鄉下之民可接至二麥成熟城内外之民可接至早禾成熟不至有流離餓死之患矣今榦自知不才多病丐祠得請旦夕離任後政知軍必能加意存恤今合行開具備申

中省築安慶城

安慶不可無城則安慶之城誠不可不築除已一面將官錢收買木石興工外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朝廷據榦所陳行下本州照應施行不勝千里生靈之幸

小貼子

榦竊聞金人被逼妄開邊釁目今雨水固未可慮秋冬之間未保寧靜欲望鈞慈早賜垂念容榦與此邦之人協力創築以期鞏固數月之間或可辦集併乞

鈞照

榦又有過慮不敢不申稟者嘗聞安豐武定軍官言開禧丙寅淮人避寇千百為羣沿途刼掠直至桐城縣意欲自舒城渡江幸而制司招人充忠義軍此曹

方退而就招不然則事之可慮豈特一安慶哉安慶
五縣多有港汊可通大江桐城宿松太湖三縣皆是
邊山山多巨木人多積粟使人據舒城食所積之粟
以為糧伐所產之木以為筏出所適之港以渡江其
為利害豈細故哉使其有城則不敢損兵堅城之下
矣此項事干利害欲乞密之
申朝省以安慶築城乞滅曹司行下和糴數
照會本府昨準朝省指揮許令創築城壁自今年五月

以來日役六七千人皆是權兊借別色椿管米支遣目今見措置收糴米二萬石餘補還又準江淮制置使司行下糴米一萬五千石又本府年例糴一萬石賑糶在市百姓今來又準轉運司備奉聖旨行下本府糴七萬石實緣本府今載管屬多有缺雨不曾布挿去處田多旱損委實百姓無所從出本府除已抱認本路轉運司和糴米五萬石措置收糴外欲望朝廷以本府創築城壁興此大役特加矜恤行下本路轉運司免糴其餘二

萬石不勝一郡官吏生靈之幸

申轉運司乞減和糴數

今月十二日準轉運使衙減免本府和糴米一萬石只糴六萬石仰仞使臺存恤小郡之意千里士民皆知感戴本府昨認五萬石皆是分下諸縣勸諭人戶分糴闕

申轉運司乞免起夫運糧

闕本府亦不敢辭今詳安豐軍申制司制司又行下使司使司又行下本府則安豐軍所申乃是初六七間文

字今已十有餘日安豐軍宴然無他此是但聞光州警急爲此張皇欲乞使司軫念本府民户困于差役且行下廬州徑自差夫逐旋搬運不勝一郡生靈之幸
幹伏蒙使帖行下倩夫運糧已嘗具申屬以乍到事冗未及親布禀劄乃蒙批示不勝恐悚兼前所申亦有未盡利害今起一夫例科税户不能自行例雇鄉民鄉民乘税户之急需數十千已重爲人户之苦官司又每夫日給米二升半官會百文若起合肥安豐之人則往返

只四百里若起安慶之人則往返一千二百里此其勞逸已爭兩倍官司差人一往一返計十五日為米三斗七升五合又一貫五百官會可糴米六斗四升共該米一石一升五合官司費一石一升五合僅可運七斗之米則公私俱受其害更望台慈照幹所申令安豐既然則起六安一縣之夫亦以無害倘蒙矜念不勝一郡百姓之幸

昨準使帖起懷寧桐城兩縣夫搬運廬州米一萬石至

安豐軍已具兩利害因依申使臺訖今又準使帖再起
太湖宿松望江三縣人夫運廬州米一萬五千石至安
豐軍委是重擾人户事屬利害欲乞照前所申差廬州
安豐人夫自行逐旋搬運數里不多則民力不至重困
比之差本府人夫相去三倍事體不同兼本府素無城
壁見今燒磚鑿石收買竹木未免騷動百姓邊事不寧
不敢乞差大軍興築其勢又只得勸諭百姓雇募執役
已具築城因依申使司外併乞照所申以本府興大役

動衆一切差科特與蠲免不勝一郡生靈之幸
昨準使帖差本府五縣人夫運廬州米二萬五千石至
安豐軍本府實以民戸貧困道路遥遠申乞免差蒙使
司特與減免一萬石只運一萬五千石閭郡百姓流涕
感激自當即便敷差起發實縁本府素無城壁目即興
築計料除燒瓴甓石外尚役三百萬工目今邊事不寧
不敢申朝廷乞差大軍只得勸諭百姓雇募差使令若
又使之運外州之粮則人不得寧城不得築矣闕

申制司行以安慶府催包砌城壁事宜

一包砌城壁全藉甎灰安慶府寺觀最多地田山林大半皆屬寺觀僧道常住優厚亦皆肯出力為官司辦事遂委僧道分頭燒辦青甎支給柴料工食錢米並與私家償數一同但僧道別無用心措置皆有方法已約定甎三百餘萬片竊慮其間有鼓倡不肯用心并苟簡蔑裂合從本府勒罷住持其用心最勤者合從本府陞差上刹庶幾各知勸戒早得辦集

一向来商議包砌自上至下各用瓶厚二寸除女牆外城高二丈自下而上瓶約百片每片殺入八分自下而上共殺八尺四重之瓶又皆横直相交謂之丁搭言其一横一直如丁字然多用石灰澆灌既乾之後合為一片牢不可破今恐倡為茍簡之說減省瓶數并石灰稀少利于速成不計久遠合請同官士友並照原包砌法以為無窮之利

一興築包砌城壁全得池州壕寨官尹椿并李都統申

之薦到壕寨官王先二人之力而尹椿尤爲精巧爲諸軍壕寨之所推服經涉寒暑勞苦之甚本府雖增犒設終未足以酧其勞令候包砌城壁了日欲從本府申乞劄下本軍與陞擢差遣本府亦合數支犒賞酒食俾之激勸

一本府昨委外四縣燒甎約給百餘萬只緣水路遥遠無力撑載尋常諸州築城例差軍船載甎至有往復千餘里者今四縣水路遠者不過二三百里昨申使

司乞差池江兩軍船各二隻分載四縣之甎其江州既以無船爲詞池州雖差到船僅能載及一次卻乃遷延日月又復百般需索載甎之費與燒甎等又且有桀鶩之狀難以使令今來欲乞劄下池州專差兩員軍官部轄搬運四縣城甎除本軍月有請受外本府照例量行支犒不許過有需索仍不許遷延歲月如吏似前乞從本府申舉懲治施行

右件申述如前欲乞制置使司劄下本府並從所述施

行毋致違慢伏乞照會

申省再丐祠

照對榦昨任安慶府準省劄差充江淮制置司參議官兼管安慶府辭免不允除已祓受訖續準省劄依舊江淮制置司參議官兼知和州榦以年老多病使之更易一郡倍費區處心力凋瘁難以支吾已嘗具狀控免尋準省劄未蒙俞允所有省劄未敢祗受除寄留制置司庫訖屬以制司廵歷淮壖令隨至維揚邊事方殷未敢

控請今來敵騎已退在廨即非辭難實以行年六十有七生平艱苦旣老尤衰不惟郡寄難以復行管幹所有參議職事委亦無所裨益緣廨小官不敢屢干朝省欲乞察其衰莫備申朝廷特與敷奏改畀祿祠歸安田里以畢餘生不至有誤使令須至申聞者

辭依舊知安慶府申省

照對廨今月十九日準江淮制置使司牒準備尚書省劄于四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黃廨依舊知安慶府

昨于二月内準省劄已將安慶府職事交與通判董朝奉訖所有和州職事實以年老多病若又更易一郡事緒更端倍費區處兩上丐祠之請意謂必蒙俞允今準上項指揮仰見朝廷恩遇之意一介么麽尚復何言竊念辭受進退立身大節苟或失宜不惟于心不安亦且必招謗議古之仕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進必以禮退必以義𢡟昨蒙改知和州已嘗辭免今復再知安慶乃是辭卑居尊辭貧居富自離安慶已踰兩月迎新送故

事體已定官吏百姓各已觧體今乃驅去復還進退之間全無禮義懐利以事上枉已而直人大節既虧清議可畏此幹雖感朝廷恩遇至于銘鏤肌骨然亦不忍以垂絶之年自壊名節將無以見師友于地下欲望朝廷檢會幹兩次丐祠狀特賜敷奏改畀祠禄庶幾保全晚節以畢餘生實被大造生成之賜幹既被朝命不敢自安兼痼疾發動不可支吾除已一面起發前往江池間就醫聽候指揮五月六日三省同奉聖㫖不允

再辭依舊兼知安慶府申省

照對榦昨準省劄改知和州令將安慶府職事交與以次官赴制司稟議至金陵已經兩月制參已非其所長且原是外郡遥領不敢輙行供職和州又以老病若復易一郡事緒更端倍費區處不敢祗赴安慶府則已係解罷之人既辭和州若再這安慶則是辭卑居尊辭貧居富尤不可復往三者皆非置身之地只得控告朝廷力上奉祠之請謂必蒙俞允今準省劄令依舊知安慶

府竊念幹稟資介僻處分孤危平居無事易遭謗議若非朝廷曲加保全何以自免今既辭和州復遣安慶人言必曰安慶藩府故不肯舍又曰包砌城壁可希功賞成命未頒人已籍籍生平自守廉隅不敢望圖榮貴今年幾七十乃自陷于寡廉鮮恥之地朝廷愛護人物當亦不忍使之至此竊意朝論必以包砌城壁爲念幹自未離安慶之前已爲區處造甎四百餘萬城門已砌城壕已開防城器具已一面置造同官既各分頭管幹又

選請寄居士人忠實可託者十有二人每人分百二十
丈監視朝至暮歸如已私事不過今秋須可畢工朝廷
所給錢米足可支遣不須別作經營若再付之權官亦
可不勞而辦況潛皖之勝兩淮甲郡又皆遊官名流之
所欲得政不必衰病無能之人已嘗去官又復再往蠅
營狗苟驅去復還無補事功徒取譏訕兼緣一生艱苦
既老尤衰開禧丙寅往來兵間因得奇疾今若思慮稍
過痼疾又復發動形體支離不堪從官故敢不避斧鉞

之誅投誠造化欲乞特爲敷奏改畀祠祿俾得歸老山林實荷生成之賜

三辭依舊知安慶府申省

照對榦昨準省劄再知安慶府榦不避誅譴乞改畀祠祿仍以君命之嚴未敢退安田里屬以痼疾發動前至江州就醫今月十八日據安慶府差人賫到省劄一道乃知螻蟻小臣言詞拙訥尚未足以感動天聽竊惟朝廷之意葢以安慶乃是舊治可以無嫌又城壁之役包

砌未畢故欲令其復舊任仰見朝廷恩御之隆憫念元
元之意然安慶藩府歷陽列郡人所共知榦以老且病
既不能任歷陽重難之寄今再除安慶乃從而受之是
辭小而受大豈復有廉恥之風哉生平狷介與世寡合
動遭忌嫉今乃自陷于無廉恥之地豈能免當世之清
議砌城一事見計置燒甎約可得四百萬片安慶之人
懲往年張冠之變喜于得城以自固寓公士友之忠實
可託如太學生陳榕者十有餘人各願自分料數提督

監視朝至暮歸如治私事權郡通判董永之公廉畏謹少見其比懷寧知縣趙善部亦能勤敏專任其責自教授以下無不竭力以董其事胥吏無所容其姦工役無所逃其役不過今冬可見次第政不必勤朝廷顧慮上設禮義廉恥以御其臣則下亦以禮義廉恥而事其上賈誼以爲聖人有金城者此也今乃使幹有辭小受大寡廉鮮恥之過則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又豈能責人死守如金城之固哉不惟自欺其立身之節又避再三之

瀆也兼幹開禧兵興往來五關備嘗險阻因得痼疾目令發動醫治未愈加以痰喘不可支吾欲望鈞慈特與敷奏畀以祠廩放歸田里實荷隆天厚地之賜所有省劄見寄留江州軍資庫

辭免奏事指揮申省

照對六月十六日江州發到省劄一道六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黄幹令赴行在奏事者幹螻蟻小臣比蒙聖恩改差和州固嘗以衰病辭矣繼準指揮再知安慶府

又復引嫌控免揆其方命合即嚴誅天地優容不加之罪更叨收召俾造闕庭自顧何人乃蒙朝廷委曲注意如此恭聞恩命感極流涕軿素無朝蹟遽對清光平生之榮莫大于此所當恪思不俟駕之誼疾趨前進豈宜尚有陳請然人臣之誼敢懷隱情並有不容不屢瀆者軿踈庸拙直實無能可取公朝過聽引而進之豈非以其涉歷州縣粗知世務或能罄瀝愚管有補聖化萬分之一耶軿爲貧所驅出從吏役不過律已奉法恪守常

程初無竒策何足上裨日月之明而性資狷介與世多忤每懷憂畏但思退藏今復景廹頽齡身抱痼疾形神衰憊智慮荒落倘又不自量度冐昧而前非特術業空疎無以稱塞明照當退而進有乖名教徒招物論恐孤朝廷平日保全之意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收還成命改畀祠禄使得退安愚分實荷造化始終生成之賜須至申聞者伏候指揮七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辭知潮州申省

照對榦九月十一日準省劄二道三省同奉聖旨林士衡除廣東提刑吴季員除廣東提舉趙汝倣除提舉廣南市舶黄榦差知潮州並填見闕候任滿前來奏事令所在州軍差撥兵級三十人速疾起發至任兵級逐州更替遇接人到日止具已起發及到任月日申尚書省榦官卑人微不應辭免緣有悃愊須合控聞伏念榦碌碌常才無以逾人公朝過聽拔擢超躐皆出望外奉祠來歸養疴待盡潮爲佳郡且復使家仰戴簡記使令之

意幹頃以奔走州縣不避勞苦遂得喘嗽之疾歲久日深春夏以來腰腹之間忽加痞結坐臥常多於行立飲食每減於藥餌扶曳上道必至顛踣兼聞潮陽闕守已久濡滯日月深恐廢事欲望朝廷察其誠實特賜敷奏亟差賢守以惠一方使幹補滿祠禄優游餘年實出君父生成之賜所有省劄未敢祗受除已寄留福州軍資庫外伏候指揮十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仍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至任

再辭知潮州申省

照會榦九月十一日準省劄差知潮州榦嘗以老病申乞敷奏寢免恩命十月二十一日復準省劄奉聖旨不允仍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至任者榦螻蟻小臣不當再三申瀆上恩隆重便合承命疾趨實緣疾病沉痼難以支吾向者聞命之初驚恐昏憒拙于敷陳以致誠意未孚復降促行之旨乞念榦喘嗽宿疾已八九年氣息日衰病勢加甚今夏復于腰腹之間結爲瘕塊上下攻

擊痛楚難堪行動寢處常須擁護呻吟困瘁食少肌羸自恐大期將至豈堪復走道途若更郡務縈心立見顛仆上負聖恩下速官謗欲望朝廷察此曲衷之請貰其方命之誅特與敷奏追寢成命若蒙矜憐貧病更與陶鑄宮廟差遣一次以活餘生實荷生成之施所有省劄見寄留福州軍資庫伏候指揮十二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所乞差主管亳州明道宮任便居住

新除知安慶府申省辭免

照對幹準省劄十二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黄幹差知安慶府塡見闕令所差州軍差撥兵級三十人津發限五日前去至任候任滿前來奏事兵級逐州更替遇接人到日止仍具已離起及到任月日申尚書省劄付幹照會者伏念幹螻蟻小臣便合聞命疾趨仰酧眷遇不應敢違近制尚有控辭實以幹極陋至愚無足比數遭逢聖世誤被使令作縣一年而除倅為倅一年而予郡越去故常極為超躐而幹稟資狷狹賦分奇窮拙于

奉承動多齟齬但知悔艾甘就沉淪苟罪戾之或逃已爲大幸而恩寵之沓至委實難勝衆交非妄孤蹤難免若不控投君父必至自速譴訶况安慶爲郡實今重地付之庸繆衰瘁之人責以保障藩宣之效恐辜委寄倍費生成欲望朝廷特賜數奏追寢成命容幹仍舊祠祿庶安愚分所有省劄未敢祗受除已寄留福州軍資庫外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正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勉齋集卷三十一